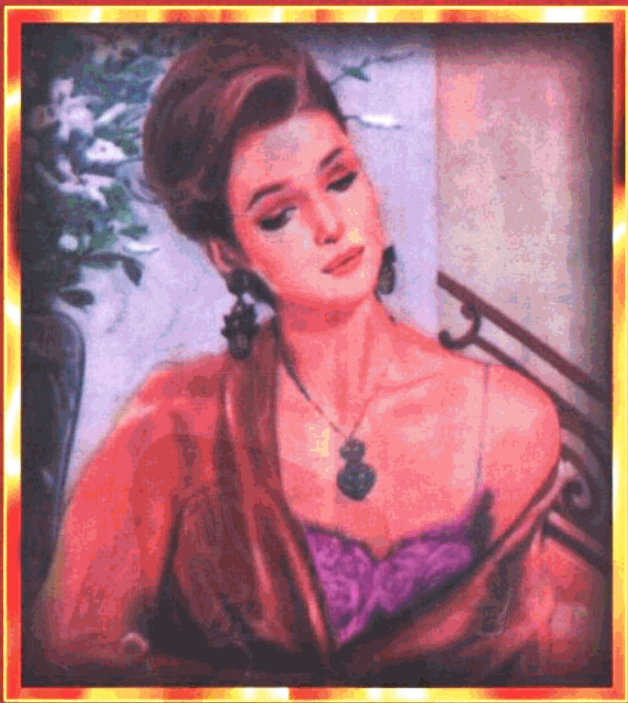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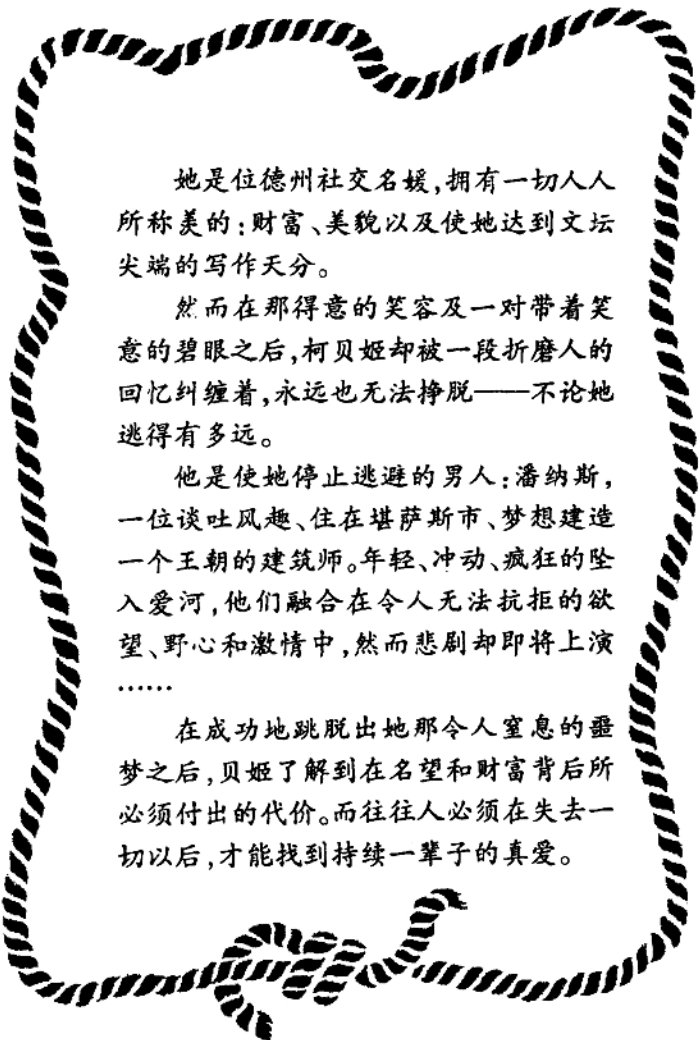
# 深情难舍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何平 译



年轻、冲动、疯狂地坠入爱河，他们融合在令人无法抗拒的个欲望、野心和激情中，然而悲剧却即将上演……





她是位德州社交名媛，拥有一切人人所称美的：财富、美貌以及使她达到文坛尖端的写作天分。

然而在那得意的笑容及一对带着笑意的碧眼之后，柯贝姬却被一段折磨人的回忆纠缠着，永远也无法挣脱——不论她逃得有多远。

他是使她停止逃避的男人：潘纳斯，一位谈吐风趣、住在堪萨斯市、梦想建造一个王朝的建筑师。年轻、冲动、疯狂的坠入爱河，他们融合在令人无法抗拒的欲望、野心和激情中，然而悲剧却即将上演……

在成功地跳脱出她那令人窒息的噩梦之后，贝姬了解到在名望和财富背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往往人必须在失去一切以后，才能找到持续一辈子的真爱。

## 第一部

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  
他们说那是六月最长的一天；  
但却是十二月里最短的一天。  
然而就我的记忆却非如此，  
你和我共度了美好的一天，  
令我满心欢愉；  
最长的一天却是在——  
隔日你离我而去的那一天。  
——乔治·柏赛

## 序 幕

### 一九七九年夏季

贝姬并非是个具有叛逆本性的人，但人的本质往往因歉疚、痛苦和绝望的影响而导至叛逆。

她并不像六十年代那些嗑乐、从酒的人们一样来自取毁灭——最好的例子之一便是她姨妈孩提时代的好友施艾蒂，那个有只天真无邪大眼的女孩。她也未以恶行或鬼闻来使她父母蒙羞，就如同和她身世一样显赫的朋友何派蒂那般。但在找回自己的理智前，她曾以自己的方式狂乱过好一阵子。

她目睹了妹妹的惨死——事实上一个可怕的恶梦在事前便已预警过她——但当时她并不知如何将凯丝自使她丧命的车祸中给救出来。当时如果不是贝姬开车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如果她事先曾和某个人谈谈有关这个示警的梦，车祸或许可以避免。

但事后再来假设这些是于事无补的。凯丝已经死了，任何事都挽回不了这个事实。或许贝姬原可以接受这个悲剧的，但在那些夜纠缠她的恶梦下，她深信自己是个克星，任何被她触及的人，就会像凯丝那样被她推向死神之手。

凯丝上葬后，她无视双亲的痛苦和悲伤，到休士顿逃避了几个星期。有别于其他偶遇的年轻逃家者，身边足够的钱使她得以到各城市去旅游。

由于写作向来是她的最爱，于是她便将自己沉溺于其中，希望能藉此驱走侵蝕的心灵的悲剧和歉疚感。

在南加州白色沙滩上留连的那些日子里，她烦乱地弹着吉他，在这些音符中谱出了些有关青春、死亡及恐怖这方面的歌曲。然而这些悲伤的调子、西岸冬季的那份灰暗以及沿着海岸拍击的孤独海水却使她变得更加忧愁、消沉和自哀自怜。

不久之后，她来到了阿布奎基（释注：美国墨西哥州中部之一城市）。在此她寄情于短篇小说的写作，然而小说里的情景几乎是在重述妹妹死前她俩所过的那些日子，那么的充满好朝气和活力。

她也曾想过藉由沙漠的那份宁静来平复自己的心灵，然而沙漠的浩大与沉寂只有更加深了她的创伤，在城市外围那些颓废的泥砖小屋中她唯一寻得的只有绝望。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原来璀璨无比的人生，如今却变得像是人间地狱，她过去所拥有的那些希望荡然无存，唯一仅存的就是那使她夜夜难眠的恶梦，令她在白天醒来后几乎想以死作为解脱。

在她妹妹逝世周年那天早上，她强打起精神，以假名去看了位心理大夫，一个小时后，当她离开诊所时，手中紧握了瓶医生所开的助她入睡的安眠药。

进入公寓时，她手中紧握着那瓶安眠药，皮包胡乱地背在肩上。

起居室里及每一件家具上到处都是凌乱的衣物，厨房地面上则扔满了被撕碎的那些她所写的诗词、歌曲、小说的纸张。将肩上的皮包滑落在那一堆凌乱中，她自冰箱里取了瓶百事可乐然后走向卧房。梳妆台及床头桌上早已堆满了十来个可乐瓶子，

有的是空的，而那些仍装有未喝完的可乐，则早已没了气泡，歪斜地将里面的可乐洒在地毯及床罩上。

沙漠型气候的清凉早晨，使她在离开公寓前忘了将冷气打开，以致如今整个房内像间三温暖室般的酷热，令她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在拉掉毛衣及脱去牛仔裤后，她一头往床上倒去，身心俱疲地连回到走廊去将冷气打开都懒得做。

泪水充塞着眼眶，她手中仍紧握着那瓶安2药，两眼瞪着天花板，药房的白色包装袋被丢巢在她床边的地上。她愤怒地用手背将泪水拭去，虽然她并不想哭，也试着将泪水吞回去，然而它们却不由自主地猛地流了下来。她深受创伤，那是一种麻不心灵的伤痛，只有不断地提醒着她那些挫折、失望和折人的孤独。她很想要妹妹，然而她已死了。她忆需要双亲，却因自己的所行而羞于打电话向他们求助。她更想一死了之。

在侧躺过身的后，她双脚缩放至胸前，手中仍紧握着那瓶安2药，脑子里为断地告诉自己鼓起勇气打开那药瓶，将所有的药片就关放在床头几上的可乐全数吞下，那瓶尚未开的可乐因室内高温正不断地滴着水。

她今年才二十二岁，正值大好年华，对这个世界可用之处甚多。然而以她的经验而言，对于这个她为自己所创造的简陋世界，她却毫无任何面对它的心理准备。

当黄昏来临时，床上出现了无数的阴影，最后一道余晕则挡住了她的视线。她心中停止了哭泣，这是自车祸发生以来她内心第一次没有任何的感觉。她干燥的双唇浮出一抹苦涩的笑容。或许她不应该吞服这些安眠药的。也许她应该就这样躺在床上，在因高温脱水、饥的疲泛之下而自然死去。此时她想起父亲所拥有的报纸的其中一份。她曾在那上面看过一篇文章，

描述人类最强烈的本能就是求生，并认为自己应该也投稿到那家报社，证明写这篇文章的人大错特错。

她紧紧地合上了双眼，希望能藉此得以平无自己率乱的思绪，然而有关那些恶梦及妹妹丧命的回忆，就像一块被蛆所覆盖的肉般不断地侵蚀着她。

集中了力气，她以手肘将身体撑了起来，打那药瓶的盖子，可乐的瓶子因她手掌的温度而变得潮湿不已。瓶上的那些打字说明已变得模糊，但瓶子侧边贴上去的警告禁忌仍在，她就着作晕迷眼读着。小心，此药服用不当将会引起头晕。她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万一她自杀没长年被困在恶梦中无法逃脱又该如何？

对着凌乱的房间吼出心中的沮丧，她将那药瓶往房间内另一端扔去，狂乱地眨着眼看着那一颗颗蓝色胶囊落在地毯上。

她十指紧压着两侧的太阳穴，就好像藉由它们，可以产生某种神奇的理智和镇静将她心中的困惑和害怕给取代。她得冷静地好好想想；她需要帮助，但有谁会了解呢？

待双手触及到电话时，天色已暗了下来，也因此电话被翻在地毯上。她抖着手扶正了电话，颤抖地发着堪萨斯市的号码。

琼妮年轻时曾梦想自己有一天有成为好莱坞的大明星，并不惜触犯德州的法规逃家以便能圆自己的星梦。然而当她爱上的那位当红的年轻男演员因一场摩托车意外死去后，她却因此一悲剧而改变了一生。当时她的双亲曾求她回家去，但如同贝姬，琼妮对于这个悲剧毫无心理准备、面法面对。于是她再度逃家，先是来到纽约，接下来去了欧洲，随与所至地在各国间游历着。最后在嫁给了一位英籍律师后，她终于到了幸福并且安定下来。同时也找到了某种方法能将当年地堪萨斯那段



不快乐的过去自心中给无全产除。

或许贝姬也可以和她的姨妈一起找出走自己这些梦魔的方法来。

# 1

一九八零处四月

你还真是长途跋涉啊，宝贝！

当贝姬自她姨妈派去接她的那辆长型大轿车走出来时，这句话仍言犹在耳。对着正伸出手挽她的司机笑了笑，她那对发亮的翠绿色眼里闪着期待对今晚所暗自安排的计划。

这栋著名的府邸此时灯火通明，它的气派令人长怯，但贝姬却从容自若地拉起了毛皮大衣，露出一双修长雪白的大腿。这件名家设计的绿色礼服，其特点就是在显露自己的双腿。

罗宅的老管家应着门铃打开了大门，随即又匆匆至一旁，以便他的女主人罗妮能像阵旋风似地来到他前面，欢迎她今晚这位像明星般的上宝。

“亲爱的，我一眼就瞧见你身上的那股诱人的香水味——那是什么牌子的香水？——但我是不敢相信你真的已来到这里。”她在美丽的外甥女脸上小心地亲了亲，以免弄坏了她脸上的化妆。“汤尼也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问了我至少一百次是不是我在逗他玩的。”

贝姬闻言大笑。“噢，琼妮，听你这么说好似我从坟墓里冒出来似的。”

紧握着外甥女的双手，贝姬那对朦胧的灰眼变得严肃起来。“你确实是从墓里冒出来的，不是吗？”

是的，贝姬暗想着，就某方面而言，我确实是从死亡边缘挣扎过来的。

但此刻，她不愿再去回想过去的那段灰暗的日子。她来此是为庆祝自己的再生，也一心决定要这么做。微笑着露出深深的酒窝时，她那对绿眼也同时闪烁着，她很快地转移了话题。“我想好好享受一杯香槟，贝琼。请你别这么盯着我瞧，我向你保证绝不会崩溃的。”

贝姬任由那件沉重的毛皮大衣自肩上滑下，并挽着她姨妈的手臂。“告诉我你是怎么办到的，琼妮。连我妈妈都无法像你这样办出一个即盛大又轻松的派对来。”她边说边梭巡华丽的舞厅，扫视着那些三五成群站在一起聊天的来宾们。她认出不少客人是来自报界和杂志界的，却犹豫着是否该上前去寒暄。过去，社交手腕对她来讲就如呼吸般的与生俱来，身为柯氏报业的继承人使她在社交界上大受欢迎，但她已有很久未再涉足社交圈——整整两年了！

姨妈和姨父今晚多数的来宾若是知晓她心中这份因害怕而引起的短暂悲痛必会大感意外，毕竟她是柯贝姬。财富、权利和社交地位使他们忽略了这些并无法躲过悲剧的发生，一个人不论多么富有，那些乍然而至的痛苦却令人深深受创，就像只小小的寄生虫侵蚀着内心。

罗汤尼出现在贝姬身边，相貌相当的突出。他虽称不上是全世界的首席律师，但却是全英国最杰出的律师，他那强硬派

的态度以胶带有小男孩般的积极作风，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迎刃而解。他在庭上带有戏虐性及生动的辩解，使他的风采甚至超过那些最俊师、最显赫的男性，常给对手来个出其不意的一招。

“听！你听到没有？”

贝姬带着意外的微笑，自姨丈的肩上向姨妈不解地望去。

“听到什么？”

汤尼那张大嘴故作惊讶地张得大大的。“当然是这片宁静喽！你仔细听，没有任何人在啜食香槟或谈话，连老太太平常拖地而沙沙作响的褙裙都没有。这厅内的每一个人——亲爱的，我确实指的是每一个人，你姨妈的邀请卡没有遗漏任何人——都迫切地希望能被引见给你。”

贝姬笑打着姨丈的手臂。“噢，汤尼，别这样。你真可恶，如果再这样下去，我根本无法面对你任何一个朋友，因为我会被你弄得尴尬万分的。”

琼妮挨贴着外甥女，带着沙哑似有阴谋的声调低声说道：“不，这是真的。过去这三天来，我为了替你造势，忙着在电话上对那些人以你的过去大作文章。你可以由这些来个个都准时到场看出他们对你的好奇。事实上，连向来至少要迟到一个小时的白茱蒂今天都准时来参加这个派对，为的就是不想错过目睹你的到达。”

贝姬招展姨妈的手臂。感谢他们；他们永远知道如何使她变得如此的与众不同。今晚她将以崭新的一面令他们意外。“这么说我是最后一个到达的客人喽？”

这位身材较为矮小的姨妈双眼快速地扫视了大厅。“几乎

是。事实上，我想除了潘纳斯和众爱莉之外，其他每个客人都到了。纳斯不但人好而且俊师极了，如果你没能和他碰到面，我会懊恼死的。爱莉的母亲就是坐在那边的那个女人。瞧见她没？就是身穿那件难看之至的淡紫色衣服的肥婆。反正她不是个善类，所以你最好别去理会她。”

贝姬听后那对绿眼因好奇而闪着。“谁？你指的是爱莉还是她母亲？”

“噢，当然是爱莉了。麦玛琳虽然有点尖酸，但真正难缠的是爱莉。不过我不得不邀请她，因为她和纳斯是一对，更何况我不希望你错过和他碰面的机会。如我先前所说，他帅极了，但同时具天分——我可会告诉你他是个建筑师——而且是个单身贵族，但爱莉目前正对他下工夫。”

贝姬带着几分猜疑地稍稍迷起了眼睛。“琼妮姨妈，我会在电话上告诉过你，我要结束过去那段像隐士般的生活，而且如今我也再度觉得充实起来，但这并不表示我已准备好要人作媒。事实上，今天下午我会和爸妈通过电话。再过几天我就要回家去，接下来我必须到纽约去办一些事情。”

琼妮秀丽的嘴唇噘了起来。“你是该回家看看你爸妈，但亲爱的，可不能因此而我们于不顾。我们这儿也需要你，而堪萨斯市更需要你。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但你瞧瞧他们；个个俗气守窠。所以亲爱的，你一定得再回来。”

贝姬听后笑着摇摇头，她那头长及腰部的红棕色自然的头发随之摇着。“噢、妮姨妈，你说话还真刻薄。”

汤尼一手放在外甥的背上。“话是没错，但她说的都是真心话。你才来没多久，我们可不希望你这么快就走了。答应我，

你会再考虑考虑。”

把你们的客人介绍给我认识吧！”贝姬转移了话题，一边拉着男女方人进了舞厅。

贝姬啜饮着香槟，被一群簇拥而上的男女爱慕者的包围下，她感到开心极了。那是一种非常令人陶醉的的感觉，部分是因为喝了不少香槟，但最主要是因她离开社交圈太久了，她放任自己享受着这个美好的夜晚。在姨妈的鼓励下，她让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以非常谨慎及模着她父亲那种精悍开郎的态度下，她尽量满足身边越围越多好奇发问的客人们。她父亲是德州一位敢说直言的共和党报业巨子。酒会徐徐地进行中，她开始真正相信姨妈和姨丈出自善意所安排的这个派对，已将过去那个可悲又折磨的富家小女孩变成如今这个带在几分醉意又沉醉在其中的成熟女人。

“贝姬，亲爱的，告诉他们你当年叫凯丝和你一起待在女生宿舍里，后来因为你偷偷把半数以上的室友带到楼上去开派对而差点被学校开除的事。”

贝姬大口地匆匆将一杯香槟喝完，试图稳住正发抖的手，垂下双眼，想避开姨妈这个无心的建议。幸好此时门铃声响了，及时替她解了围。

“在我和这两位迟到的客人回来之前，什么都先别说，贝姬。”边消失于前廊，琼妮边喊着说道。

在每位客人耐心地等候着姨妈回来之前，贝姬开怀地笑着，但那些当时为了想取悦妹妹而在学校里所做的种种疯狂行为，如今却出乎意料地令她心里刺痛着。

众玛琳来到了人群前面，触碰贝姬的手臂时，她那双眼皮

深垂的眼睛里满是同情和怜悯。“直到刚才听见琼妮提起你妹妹的名字，我几乎都已忘了她那不幸的意外。我真的感到很遗憾，那车祸实在可怕了。相信对你打击甚大，当时开车的是你，不是吗？”

贝姬急促地吸了口气，但仍勉强挤出个颤抖的微笑。“是的，而且你说的不错，当时确实中很可怕。谢谢你还记得她。”

“噢，亲爱的，当时我们每个人都为你的家人感到难过。当我听说你住在汤尼和琼妮家时，我本想立刻过来安慰你的。我对——”

“我非常感激你的关心。”贝姬打断了她的话，匆匆地示意走过的侍递给她一杯酒。她的一颗心狂跳着。她怎么会认为自己作好了心里准备来面对这一切？把那冰凉、正冒着泡泡的香槟酒杯举至唇边时，她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吐了一口气，仍清楚地记得那晚她自新墨西哥洲打电话给她姨妈的情景。

那通电话讲了很久，而且一直在哭泣，琼妮事后告诉她，当时她就像个年过平庸的教士在听人后悔似的，然而她姨妈也在电话上说了些令她再度振作起来的话，使她下定决心收拾行囊飞往密里州。

这是她一生中所作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琼妮向来扮演的是个丑角，但她却是贝姬灵魂深处所寻求的慰藉。她不但包容贝姬当时喜怒无常的心态——由自杀倾向变为一种不正常的快乐感——并鼓励她任由那些感觉发洩出来，同时也告诉她，她唯一的问题在于太过无聊。虽然明知那只是安慰她的不切实际的话，她却像条正在接受新主人训练的狗般地仔细听并接受那些鼓励。

“除非能将自己心中那些否定的想法完全铲除，否则你是无法对自己有信心的。当你情绪低落时，就任由它低落。但是，甜心，在你心情好时，切记要尽量好好加以利用。”琼妮虽不是个心里探讨专家，但她那番话却比任何一个拥抱来得更具威力，将贝姬的心给紧紧搂住了。

琼妮及汤尼住了八个星期后，她在离他们那栋府邸不远处的市区租了一栋豪华公寓。这回她决心好好的利用这些独处的时间重整自己，以便能再度面对生活。三天前，她曾发下重誓要好好生活，今晚则是为了这个誓言而庆祝的，她的姨妈和姨丈在她重整自己的那段时间里竭尽所能地替她维护隐私，现在应该是把烦恼痛苦都抛诸脑后的时刻了。

对于那老女人的话，她回以一笑，她那番话出自无心，而且颇带诚意。“我很想念丝，她是个好妹妹，而且风趣、对生命充满了热爱。我真希望你过去能有认识她的机会。”

她的姨妈和姨丈穿梭过客人再度向她走来，身后跟着才刚到达的客人。

贝姬耐心地等着，再度感到自在起来，当她被介绍给那对客人时，她的脸上一直保持着笑容。她的眼光被站在姨妈身旁的那位英俊男子给深深吸引，而宁立在姨妈另一边的则是位子娇小、有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一头深棕色的头发，看起来像个娃娃的女子。

“亲爱的，这位是麦爱莉，而这位则是潘纳斯，两位，这是我的外甥女柯贝姬，相信你们对她都早已有所闻了。”

爱莉地蓝眼睛称羨似地打量着贝姬修长的身材，尤其是那件名家设计开高叉礼服所露出一双长腿。“很高兴认识你。”



她寒暄着，口气却毫无诚意，她转过身去对她的男伴说道：“我渴死了，亲爱的，可否麻烦你去替我取杯饮料来？”

纳斯的眼光稍稍停留在眼前正在钢琴边的美女后，再转望向爱莉。“没问题。”他握住了她的双手。“很荣幸认识你，贝姬。自从你来到堪萨斯市后，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你的事。你姨父和姨妈都深深以你为傲。

迎着他那对几近黑色、诱人又具探索性的双睛时，贝姬可以感到脸上一阵热。即使坐在这架高大的钢琴上，他高大得仍可俯视着她。虽然他和酒会上其他男人一样穿着黑色燕尾服，然而他那修长匀称的身材及俊帅的外表使得其他男人都相形失色。他那头浓密的黑发式样守且剪得短齐，然而那一撮垂在额前的头发却显得生色。他那双黑眼不大但却炯炯有神，当他微笑时，那突出的下颚现出深刻的条纹。他双唇开怀地笑张着，在那笔挺的鹰勾鼻下显得有些倾斜，却缓缓地吸着气，在他的盯视下，机械似地伸手去取身旁的酒杯，藉以恢复自己的平静。她正却开口回以他几句寒暄话时，心中明白他仍握着她的手，此时其中的一位客人却要求她讲述先前琼妮离去时所提议她当年在学校的事。

贝姬对纳期斯和爱莉投以妩媚的一笑。“很高兴能认识两位，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于你们及时到达替我解围感激不尽，因为他们刚刚正要我说些有关自己年少的荒唐事。”

“贝姬今晚一直令大家觉得很开心，当你们到达时，我们正要进入高潮呢！”汤尼很有风度地对这两位新来的客人解说，一边将酒杯递给了他们。“说吧，亲爱的，你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